

常小琥 著

琴腔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琴腔



常小琥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琴腔 / 常小琥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4

ISBN 978-7-5502-4406-1

I. ①琴… II. ①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1258 号

琴 腔

作 者: 常小琥

责任编辑: 孙志文

特约监制: 赵 菁

产品经理: 徐蕙蕙

特约编辑: 李 鑫

封面设计: 陶 雷

内文插图: 孟 辉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08 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6.5 印张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4406-1

定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336

献给姥爷



作者简介

常小琥，原名常凯，八零后，作家、媒体人。世代居京南城，爱老北京，爱女儿。

【序一】

许多画面，无须多言

小野

在台北的颁奖典礼上，我遇到了这次得了首奖来自北京的常小琥。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很亲切朴实，没有那种想象中的孤傲或沉默，不像他小说里的主角那样“独”。他蓄了点胡子却难掩一种年轻的气息，刚刚当上爸爸的他，每次要完成一件作品前，总要很认真地，花上很长的时间去他想要描写的行业现场蹲点，和那些人一起生活，并且做个别的拜访。这在今天，实属难得。

其实常小琥还有个更大的优点，可以令他成为文坛的明日之星，那就是他对人情世故有着极其敏锐的观察力，还有非常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收放自如，自成一格。这是一种极高的天分，再多的认真也没有用。就像在这部令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惊艳的小说里，他对京剧戏班梨园里非常专业的种

种技艺的描述，以及对每个重要角色内心深处心思的掌握，让人以为作者必然是故事中的某个人，正在说着自己的故事。小说作为一种借由知识、生活、感受、经验交织而成的文类，《琴腔》成为这种小说的典范当之无愧。

在台湾，连续四届的全球华人电影小说比赛，有三届的首奖得主都落在内地作家手里。总有记者追问我为什么，其实没有为什么，如果硬要给个答案，那就是台湾社会对于各种文化上的竞赛不再受商业或政治的影响，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共识，那就是就作品论作品，类似这几年电影金马奖的评审一样，这应该是进步的台湾社会值得尊敬的地方。台湾人都能理解，当一个奖项在评选机制上越超然越公正，得奖人的荣誉感就越高。

每逢在评审会议上或是颁奖典礼上，每个发言的人都会忍不住要试图先给电影小说这个全新的文类下个定义，也就是“给个说法”。如果没有先搞清楚比赛的规则，争议和争吵必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主办单位的说法很简单明白，那就是希望这些得奖的，或入围决赛的，或入围初赛的，甚至为了参赛却落选的这些小说作品，可以提供给电影编导或制片人一个可以改编成电影剧本的原著。这个简单的目的原来无关乎电影中的文学性，或是文学中的电影感，但是在

一次又一次的评审过程中，我们也不自觉地将这样更深刻的命题加了进来。因此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已经连续四年的征稿和评审过程，本身便是一项极具探索性和实验性的集体的心智活动，尤其是这些参与的人都是对文字和影像深具兴趣和专业的，因此用“挑战”和“刺激”来形容这四年的三段式评审过程并不为过。每一次的评审过程对每个参赛者和评审者来说都是“挑战”，挑战他们对电影的见解和对文学的认知，难怪这一届才加入评审团的作家骆以军说，这样的辩证过程相当“刺激”。比如我们会在评审过程中听到这样的见解：“这篇小说本身的节奏和段落充满了电影感，简直就像剧本。”“这篇小说虽然文字不够成熟，但是角色鲜活、情节饱满，很容易改编成电影。”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评审标准，但是辩论到最终，还是会回归小说本身的分析，毕竟这个奖，电影是形容词，小说是名词。

在我过去从事的电影工作中最常做的一件事，便是代表台湾的“中央电影公司”向某个作家购买某篇小说作为改编电影的原著，在和作家交换意见的过程中，通常我都希望作家能够同意一件事，那就是不要过问电影编导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态度。简单地说，小说是小说，电影是电影，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对我个人而言，将现成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

理由有好几个，包括现成的思想主题、故事情节、人物角色和社会背景，包括在文学领域中可能已经拥有的知名度等。还有一个特殊的理由，那就是，我相信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累积都是从一个领域进展到另一个领域的，就像当许多漫画作品被人们喜欢和熟识后，就有发展成动画作品的潜力，文学之于电影也一样。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台湾电影转向从文学作品中挑选的理由，正是因为一些电影工作者来自文学界，他们企图借由改编六七十年代的经典小说，来累积整体社会的文化深度。许多台湾当代名作家如黄春明、王祯和、白先勇、萧丽红、萧飒、李昂、七等生的作品因为被改编成为电影，对社会文化有了更加深远的影响。从这样的特殊角度来思考《当年事》（《琴腔》）成为第四届华人电影小说奖首奖的意义就更清楚了。因为当前大陆的社会趋势和发展状况极类似于台湾 20 世纪 80 年代，一个经济起飞、消费主义挂帅的狂飙年代，在电影工业和电影市场上也进入了一种无人可以预测的狂飙状态。过去的人文传统和作为人的美好价值，在一切以消费市场为主的狂飙状态下，快速地流失。《当年事》（《琴腔》）这部作品来自大陆，却在台湾这个重要文学比赛中脱颖而出，发光发热，这样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或许，你会说你还是没有太明白“电影小说”的定义，那么就试着阅读常小琥的首奖作品《当年事》（《琴腔》）吧。在阅读时试着用自己过去看电影的经验，想象着这部小说如果改编成电影会是怎样的面貌？

（作者为中国台湾小说家、电影编剧。曾获金鼎奖最佳著作奖、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亚太影展最佳编剧奖。）

【序二】

为京剧而作的一支安魂曲

走走

《琴腔》的美感，在于这篇小说的语言，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就喜欢上它的原因。它有一种纯正的中国式句子的滋味，精准又非常能挑起气氛、渲染情绪。今天大部分年轻的小说作者，似乎太具备西方的现代性，因而再也写不出中国式的句子、中国式的意识、中国式的精神。沈从文的文气，到了汪曾祺那里，已几近绝响。

记得那还是 2013 年元月的初次联系，彼时的常小琥还是一位杂志编辑，一开始他只给我发来了小说的上半部分，两万来字，看得我意犹未尽。四天之后，在我的催促下，他发来了全本。小说中闲云野鹤般的“宗师”气度在京剧这样一个今天看来虽高雅却不合时宜的夕阳之物的衬托下，先有宏大底气，继而萧条破败。有人风光有人落寞，有人热闹有人平淡，最终

却是烟消云散。再大的心结，也不得不释怀，正是人间世象。

我将初稿拿给《收获》送审后，同事建议：庞大气象隐现，何不写成长篇？于是这部小说，当年的5月有了第二版，从四万字拉扯成了六万字的小长篇。为了制造叙述的可能性，一个原本优美颓败的世界突兀地染上了血光，当时又觉得有些缺陷，于是我痛下狠手，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又删回了四万字。整个删、校的过程，历时几乎一年。

我和小琥只在北京匆匆见过一面，据说这部作品建基于他多年的采访，但他却讲得自然天成。所有人物都不幸福，有的是因为太过聪明，有的是因为太过世故，有的又是因为太过清高。但小说最为成功之处在于一个八〇后的年轻人，如何以20世纪70年代的眼光和姿态，漫游在一个古旧的、精气神都在消逝的艺术的小世界。他凝神注视传统，想到它将荡然无存，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忧郁，于是，华美的叙述中又带着委婉的放弃。

从叙事形式而言，小说是线性的，所谓平铺直叙，没有玩那些复杂花哨的手法。在人物的塑造方面，显然可见作者的性格。所有人骨子里都是善意的，即便是渴望权力的岳少坤，也因为安顿好了整个团，让大家都过上了更好的日子，显出某种淳朴的农民村长的气质。他不是没有气概和理想，

只是自身有限的能力在更重视物质生活的时代推动下，虚胖成了勃勃的野心。

秦学忠这个人物一定是作者最爱的，写他的语言明显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他的一举一动，都闪烁出精神的、灵魂的光芒，这说明作者对技艺这个行业的最高品质有着深刻的体认。然而最终，琴声无非幻象，生活总在迫使我们回到庸常。秦学忠所面临的庸常不仅是为了生计需要的走穴，还有一个很可能不是自己儿子的儿子。他的态度是暧昧的，他的眼睛不是看破红尘因而揉得进沙子，他只是迷恋美的价值。他太了解“美”是什么了，云盛兰那风韵犹存的美就是许诺给他的幸福。对美一以贯之的尊重，保证了最多的宽容，对感情深沉的忍耐和对夫妻关系理解的细腻。

我一直没有机会问一问小琥，为什么他要去写这样一个故事，为什么他想要去了解这些东西，他是预感到自己有可能是见证这些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人吗？为什么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要保存对这些东西的记忆以及其中传承多年的情感？但这却使他的小说在大量虚构自我困境、只有“我”或唯独没有“我”的八〇后文本中脱颖而出。

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第九首中写道：

这些东西的生命，

在不断地逝去，它们知道何时你会赞美它们。

它们相信，速朽的我们，最为速朽的我们，会来拯救它们；

希望我们在看不见的心里把它们——无穷无尽地——变成我们自己！

带着一种如秦学忠一般的顽钝的天真，小说洋溢着怀旧的情调。京剧丰富的行业文化也给文本带来一定的历史深度，而这又和作者的心性心心相印，文字于是定格了京剧最后的回光返照，没有辈出的高手风云际会，只有一个孤独的秦学忠遁入一种境界。如果你不由得联想到阿城的《棋王》，那是因为这两部小说都醇厚、耐看，有浓郁的文化气息，同时，又都不像王家卫的《一代宗师》，缺乏真实的世俗气。有了形而下的食欲、情欲、物质生活之欲，才能撑起形而上的“道”。琴棋书画，都是术，不是道；无所谓人生成败输赢，才是近于道。

小琥和阿城，写的都是本质上的“普通人、小人物”，即便有一瞬扬花吐实，纵恣人间，终究还是落于世俗，随遇而安。而秦学忠与岳少坤之流的差距，也许只在于，当整个世界洪流般向你涌来时，你仍然镇定自若任其灭顶。

虽然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到达彼岸。

（作者为青年作家，《收获》杂志编辑。）

目 录

1

琴腔

151

简单任务

189

【后记】不经意间，重活十年

琴腔

秦学忠很独，他的京胡就和别人的不一样，份儿大的琴师讲究用上等黑紫竹或染竹打成担子，不仅花纹养眼，材质坚实，音色还清脆、透亮，跟在角儿身后，提上场，有里有面儿。这种档次的琴，须在琴行定做，要等很久才能拿到。秦学忠不是，他的琴居然是自己来做，选材还是次一等的凤眼竹，这种竹子虽也耐用，但往往第一节竹身尺寸偏短，烤成担子总不大好使。年底剧团放幕盲考，角儿都不在，几位老琴师聚在后台扯闲篇。烟气如薄雾般氤氲在化妆间里，正挂着笑靥缓步爬升，资历浅的都拎着琴，挤在门外候着，每人手里就跟攥着一根鸡脖子似的。头把琴徐鹤文左肘支着一张橡木方桌，被围在人堆里，一眼就瞅见秦学忠的这把担子，他把头一扭，笑着要借过来试，而秦学忠坐朝过道，做闭气